

北京裕华雅集文化传媒 主编

尚友古贤

宋唯源艺术作品集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北京裕华雅集文化传媒 主编

尚友古贤

宋唯源艺术作品集

尚友古贤 宋唯源艺术作品集

北京裕华雅集文化传媒 主编

总策划：岱晓

出版人：陈高潮

责任编辑：宋朝晖

装帧设计：白恩

校对：田黎

校对：景涛

责任印制：宋朝晖

出版发行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东城区和平里七区16号

邮编 100013

电话 (010) 84255105 (总编室)

(010) 64283627 (编辑室)

(010) 64283671 (发行部)

(010) 64280045/84255105

网址 www.gmcbs.cn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翔利印刷有限公司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8

张 21

版 2012年8月第1版

次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

印 1~3000

书 号 ISBN 978-7-5140-0204-1/J · 1024

定 价 168.0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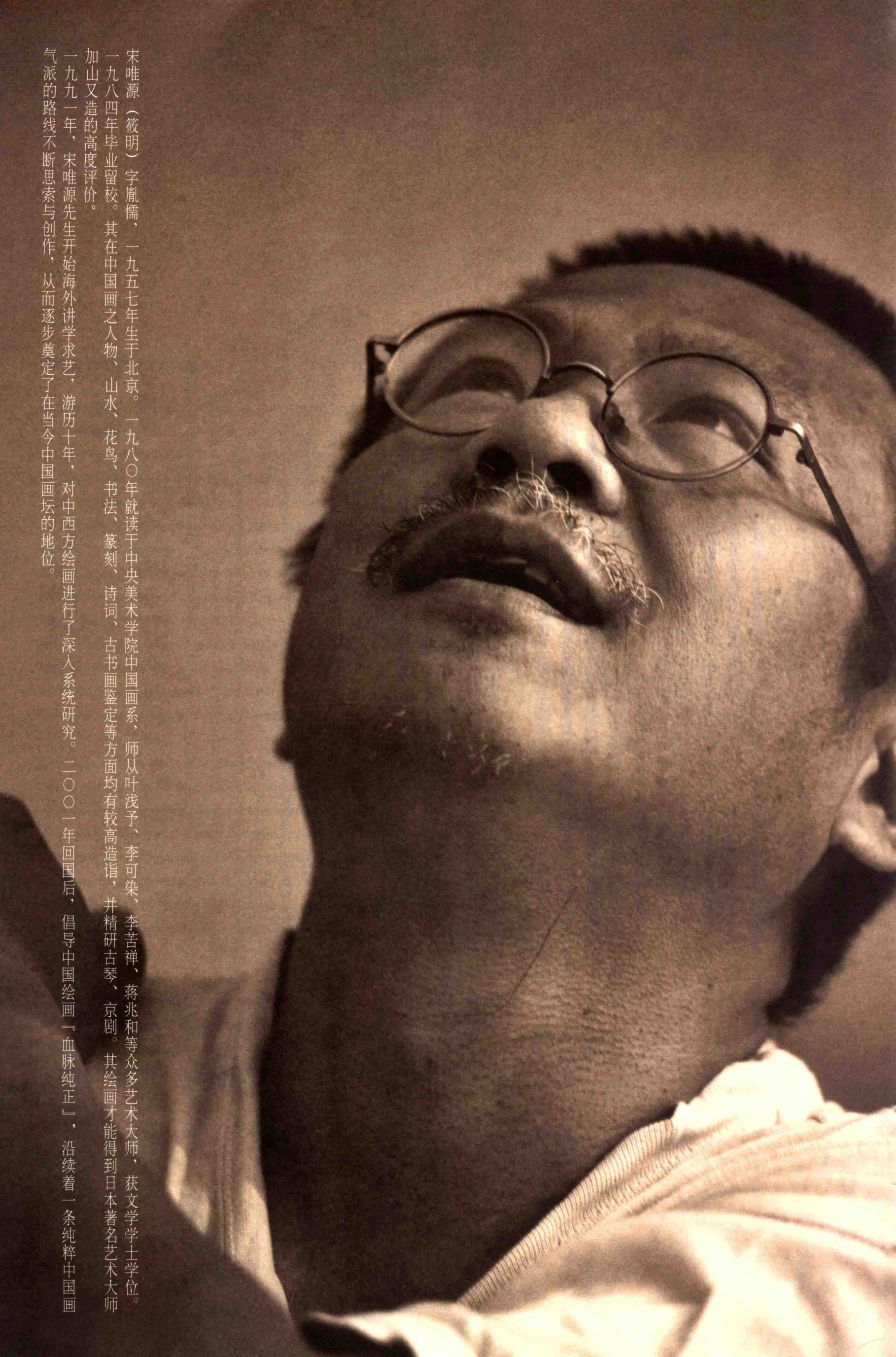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尚友古贤：宋唯源艺术作品集/北京裕华雅集文化传媒主编. —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12.8

ISBN 978-7-5140-0204-1

I. ①尚... II. ①北... III. ①中国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①J2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2) 第173813号



宋唯源（筱明）字胤儒，一九五七年生于北京。一九八〇年就读于中央美术学院中国画系，师从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禅、蒋兆和等众多艺术大师，获文学学士学位。一九八四年毕业留校。其在中国画之人物、山水、花鸟、书法、篆刻、诗词、古书画鉴定等方面均有较高造诣，并精研古琴、京剧。其绘画才能得到日本著名艺术大师加山又造的高度评价。

一九九一年，宋唯源先生开始海外讲学求艺，游历十年，对中西方绘画进行了深入系统研究。二〇〇一年回国后，倡导中国绘画『血脉纯正』，沿续着一条纯粹中国画派的路线不断思索与创作，从而逐步奠定了在当今中国画坛的地位。

艺术简历

- 一九八〇 考入中央美院叶浅予中国画实验班；
- 一九八四 毕业作品获叶浅予奖学金并留校任教，担任卢沉和姚有多助教，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全国青年水墨画展』获优秀奖，为世界著名歌唱家帕瓦罗蒂制印，为天津塘沽新港创作六十平米壁画《洛神》，为天津新港宾馆、天津凯悦饭店设计外观；
- 一九八七 参加日本著名画家加山又造讲习班，加山又造评价：『你的画给了我新的启发，你有一双很好的眼睛，你是一个天才』；
- 一九八八 在中国美术馆举办首届个人中国画展览；
- 一九八九 对中国工笔人物肖像教学进行改革，吸取中国历代人物肖像画之精华，结合教学进行了大胆尝试，对当时的中国人物画教学理念产生了巨大的冲击，艺术成就编入《中国当代名画家辞典》；
- 一九九〇 在中央美院陈列馆举办『六人画展』；
- 一九九一 在加拿大著名的艾米列卡美术学院讲学；
- 一九九二 在加拿大维多利亚博物馆举办个人中国画展览，个人艺术专辑《画坛一杰》录像带出版；
- 一九九三 入选英国剑桥大学《世界名人录》；
- 一九九四 在加拿大UBC大学举办个人摹印展，摹刻中国历代名印两百余方；
- 一九九六 在加拿大温哥华工艺美术馆举办『说印』展；
- 一九九八 在加拿大举办个人中国画作品展；
- 二〇〇一 在北京参加中国著名画家邀请展；
- 二〇〇二 在北京举办个人中国书画展；
- 二〇〇四 在北京炎黄艺术馆举办『双人小品展』，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古画解密——石涛卷》；
- 二〇〇五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艺术卵孵化——宋唯源画室人物写生》，《收藏界》杂志连载介绍宋唯源的艺术创作成就，人民网、新浪网、《北京晚报》、《北京青年报》等媒体多次介绍宋唯源艺术成就；
- 二〇〇六 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艺术卵孵化——宋唯源画室山水、花卉写生》；
- 二〇〇七 在中国台湾举办个人画展；
- 二〇〇八 在美国洛杉矶市政府举办个人展览；
- 二〇〇九 为张艺谋导演的鸟巢版《图兰朵》配置中国画背景图；
- 二〇一一 在北京天雅古玩城举办『宋唯源艺术精品展』。

宋唯源のプロフィール

宋唯源（彼明）字胤儒、一九五七年北京に生まれ、一九八〇年から中国美術学院の中国画専攻を習い始め、その後、叶浅予・李可染・李苦禪・蒋兆和など多くの有名な芸術家の指導を受けられています、四年後、文学学士学位をもらい、同学校に就職しました。彼は中国画の人物、山水、花鳥及び書道、篆刻、詩歌、骨董品の鑑賞などの分野に高い評価を持ち、これだけではなく、古楽器及び京劇にも得意である。一九九三年、彼はイギリスケンブリッジ大学の《世界名人録》に収録されました。二〇〇九年、宋唯源は張芝謀ディレクターの作品：鳥の巣バージョンの《图兰朵》の背景図の設計役を担当しました、この才能は日本の有名な芸術家加山又造先生に認められました。

宋唯源様が二十年前から海外が学術講演を始め、中西方の絵画に対して深い系統的な研究を行っていました。二〇〇一年に帰国した後、中国絵画の『血脈純粹』を提唱し、一筋で純粹な中国画の氣風がある路線を継続するように絶えずに思索して創作を続けています。中国書道、前書きと後書き、詩と詞、絵画などにそれを完璧な体现をしました。それによって、徐々に中国今の画壇の地位に立ちました。

宋唯源は今は清華大学の創作基地の教授であり、または、中央美術学院中国画学院の客員教授、中国人民大学徐悲鴻美術学院の客員教授、荣宝斋画院の客員教授を担当しています、そのほか、彼も中国書画芸術創作基地の中国画芸術委員會の會員であります。

Song Weiyuan Profile

Song Weiyuan (Xiaoming) is nicknamed Yinru. He was born in 1957 in Beijing. In 1980, he studied at the Painting Department of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under the tutelage of Ye Qianyu, Li Keran, Li Kuchan, Jiang Zhaohe and many other artists. He obtained Bachelor of Arts degree in 1984 and then stayed in the school as a lecturer. His works such as Chinese painting figures, landscapes, flowers and birds, calligraphy, seal cutting, poetry, ancient paintings identification have higher attainments. He also studies ancient Chinese instrument Qin and Peking Opera. In 1993, he was listed as the typical celebrity into of Cambridge University's "Who Is Who In The World". In 2009, Song Weiyuan drew a Chinese painting as the background for Zhang Yimou's new version "Turandot". This painting was highly appraised by Japanese famous artist Kayama.

From 1991 to 2000, Mr. Song Weiyuan traveled a lot overseas and gave lectures in different places. He was engaged in the studies of the East and West painting system for ten years. After returning home in 2001, he advocated the Chinese painting "pure blood", purely along with the Chinese painting style route, constantly thinking and creation. He is now a well-known artist in poetry, painting, calligraphy, and other aspects of the perfect embodiment, and gradually established his status in today's Chinese painting.

Song Weiyuan is currently a visiting professor for many universities in China, such as Tsinghua, China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s Art Gallery, Renmin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member of Chinese Painting and Calligraphy Art Council.

宅兹中国之象

宋唯源先生的艺术

余世存

时至今日，有古典中国意识的人不多了。只要看看当代人的生活，我们大概能够承认，我们当代中国人跟古典中国人之间的距离远大于我们跟西方人之间的距离。全球化时代的饮食男女、服饰审美、经验表达等，越来越一体化了。自然，在充分全球化的过程中，人们也深知充分个体化、个性化的重要。只是很多人意识到自性的需要时，已经难以从自家的源流中汲取营养了；人们多成为宅家的客人，成为漂泊在异乡或故乡的异乡人。艺术家尤其惨烈。他们在拥抱全球化的审美中往而难返，他们迷失，失去了归宿和认同。他们的表达成为一生的试验或一个时代的牺牲，他们成为历史或时代之手借以书写的文本，他们难以自觉成为历史或生命存在的推手。

事情当然有例外。古典中国仍以其规模巨量的文化宝藏召唤着它的传人，古典中国人的心灵仍以其永恒的魅力吸引着中外的识者、觉者参赞、再现并光大……尽管新文化运动长达百年，但古典中国在现代中国转型的新生之旅中越发显示出不朽的价值。今天我们已经承认，那些新文化运动的对立面，一度被视为落后、保守甚至反动的人物、精神，其实多是中国文明最宝贵的财富，是古典中国甚至是现代中国必要的参照、必返的乡土、必然的起点……因此，那些在西化、全球化的浪潮中与时浮沉的运动、人物，最终需要与古典结缘。而那些一开始即反身而诚的艺术家，那些对中国、古典怀抱虔敬的使徒式的艺术家，则天然有着富家子般的信念，他们无视时代的潮流，甚至敢于弃绝社会，执著地将自己献祭给古典中国，他们中的幸运儿也确实得到救赎，最终得其神明地跟古典中国合为一体，成为古典中国的当代人格象征、艺术表达象征。

宋唯源先生是一个极为幸运的艺术家的。我们今天看到，他的中国表达：诗词、书法、篆刻、古琴、京剧都是上乘，绘画中的山水、花鸟、人物等都极精到。曾有一段历史时期，他这样的人会被称为『遗民』，甚至『遗老遗少』。他对古典中国艺术门类的学习是那么投入，从形似到神似的境界无一不求，以至于人们初接触时，难以认出他的个性、他的艺术创新、他的现代性。但宋唯源显然不是那种幸运的『遗民』，不是那种只会死守传统的『遗老遗少』，甚至说，他的艺术人生并非幸运可言。因为我们的时代社会一直流行的成功富贵神话，我们社会一直流行着的三、五年即见分晓的暴发故事，我们社会流行着的明星脸熟效应跟他无缘……宋唯源有着长达十年的海外讲学、求艺生活，这本身即可说明献身艺术的惨烈和付出，他今天的成就来之不易。

宋唯源其实可以不走这条道路，以他的才华天分，他完全可以走寻常的道路。他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即崭露头角。他完全可以跟那一代人一样，留在国内，引领潮流，或者到海外镀金，归来再领风骚。无论哪一种，无论在国内外受西方艺术的影响，还是在海外接受西方艺术的洗礼，在成长的过程中，都会渐渐地洗尽铅华，删除观念、概念等主观先行的模式，而返璞归真，回归古典。这样的艺术人生之路极为寻常，几乎是绝大多数艺术家的道路。对青春、寻找、艺术探索来说，似乎哲人的话可以成立，向上的道路跟向下的道路一样，最终殊途同归。我们也确实看到，曾经一度浮躁、张扬的艺术家们不约而同地回归了古典，西化的回归了东方，现代的引入了传统的元素。

宋唯源走的路有所不同。当他的艺术同行初露才华之后，大踏步前进，在国内国外都表达得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远赴海外参悟、讲学，在创作上他一度沉默了。朋友们时常会想起他来，梅墨生回忆说：『宋唯源出国多年后，艺术圈子没有忘记他。』史国良、李老十等人谈起他来，称赞他的才华。由此可知，宋唯源的道路之不同寻常。当他的艺术圈子、他的艺术家朋友们都在呼风唤雨，引领一个时代的艺术潮流时，他却像青年学子一样长久地研读，在海外默默地观看中西艺术的源流，探究中西艺术的异同。这是一

种艺术的人生，或者说，艺术家把人生过成了真正的艺术。这又是英雄的人生，艺术家把人生过成了真正的英雄。

真正的艺术既是对心灵的救济，对精神的成全，又是对人的自我完善，对人的提升。真正的艺术是人类社会的活水，是能量之源。当一个时代都陷入迷茫、流行之时，真正的艺术家却懂得隐遁、弃绝，懂得首先救拔自己于凡俗，以从文明史上的艺术宝库中寻求营养、寻求加持，使自己获得拯救般的英雄才能。从而在重返社会时，能够给民胞物与提供新的文明样式，提供启蒙性的精神产品，提供正当有效的服务。这样的人生过程，在神话传说中是英雄的历险，在现代社会看来是成长的必经之路。这样的英雄故事对青年学子、仁人志士、作家、艺术家们都是适用的。这也是中外论者一再致意的人类英雄的模式主题：冒险、出走、试炼之路，寻找跟缪斯或别的什么女神相会，恩赐、回归、救赎、超越……

宋唯源的艺术生涯几乎有意无意地再现了这一范式。对他曾经的沉默，艺术家朋友们的期待，完全用得上萨特写给加缪的赞辞：『人们还在揣度：他将要做什么？因为他被一些不可回避的矛盾所困扰，曾暂时选择了沉默。但他属于那种罕见的人，他们迟迟不做选择，可一旦做出了抉择便忠贞不渝。对这种人我们完全可以等待。总有一天，他会开口的。我们甚至不敢贸然对他未出口的话稍加推测，但我们相信他与我们每个人一样，是随着世界的变化而变化，这就足以使他的存在始终富有活力了。』

从宋唯源后来以至今天坚定的古典中国艺术『血统纯正论』来看，他的沉默、海外讲学、归来、复出是一种深化，是一种对古典中国艺术的钟情、捍卫和光大。古典中国人曾说：『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对比八十年代中国艺术家的不学、妄言、现卖或轻浮，宋唯源所努力的，在于对东西方艺术做同情之理解，在对古今中外艺术流变熟悉的基础上，选择了自己心仪的方式，这是跟他的个性、他的认同高度相一致的，甚至是不曾须臾分离的艺术，即古典中国艺术。

我们知道，古典中国艺术在一百年来的新文化运动中经受了种种挑战，中体西用、西体中用等，都是人们左冲右突寻求突围的新生道路。无论何种道路，古典中国艺术遭遇了坎陷。它的力量、价值乃至存在，都受到了质疑。这是一种人文史长周期中沉降起伏的必然现象，即学问乃至艺术表达都受『时势权力』的势利驱使。历史必得经过这种势利，才能再度复兴传统学问或艺术的精神。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经济度过鸦片战争尤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急剧下跌周期，中国有了攀升至世界前列的实力，中国生活乃至中国艺术再度『复活』。这一社会现象在近年是大量地发生着。只不过，这种现象既是时髦，又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在这样的历史趋势中，宋唯源先生的艺术尤其值得注意。因为他的艺术并非时代流行的枝叶，他的艺术几乎深植于中国根柢，跟流行、时尚不同，他自始至终都『宅兹中国』。

中国是什么，今天我们已经难以简单地界定了。但确实，有一个跟现代中国完全不同的古典中国，跟现代中国的西化、在路上有所不同，古典中国是本土的、自足的。古典中国跟现代中国一样，随时变易，同样有着珍贵的现代性，即对人的发现和成全。站在现代或西方的视角看，我们一度误以为古典中国艺术跟传统王朝一样是过去了，以为古典中国艺术跟古希腊、罗马艺术一样终结了，尽管我们想见孔夫子仍能生发温情，读『二王』书法仍无由地亲切，看到宋元的山水画而怀抱崇高……但我们再也不念兹在兹了，生活似乎把我们推进到一个剧变的现代旅程中，我们难以从容，难以展开。

这其实是一种误解。跟古希腊、罗马艺术的终结有所不同，跟西方艺术或现代艺术『不断创造性的破坏或创新』不同，古典中国艺术一直在寻找它的时代阐释者，一直在寻找它的人格形式。古典中国艺术诞生在中国这样一片半封闭的国土中，它『如星云、年轮等，『抱残守阙』地向现在、未来敞开。古典中国艺术一如中国山水，在艰难中、在蒙昧中等待着献祭，等待着大启。』

在中国式的解释里，山水时空是一种蒙卦时空，又是一种蹇卦时空。它代表了险难，象征了迷失。同样，它也代表了教化，象征了修行。中国山水确实不同于欧洲、北美大陆那样明快、层次分明。中国山水山环水抱，云遮树断，经常在雾中，在混沌中，在暗昧中。参悟中国山水是一门人生大学问。对中国人来说，嗜欲深者天机浅。那些迷失者、那些时髦者、那些欲望功利者，他们的天机被蒙生了。因此，需要艺术等文明手段来开智启蒙，来使人发现他自己、照见他自己、实现他自己。一方面是义理辞句，一方面是

天人之象，中国艺术既在观象系辞，更在得象忘言，得意忘象。

在这方面，古典中国艺术以其悠久的历史，积淀了足够的形式，能够写心写手地图画宅兹中国的人生社会之象。因此，古典中国艺术是关乎精神的、心灵的、自我的，而非物质的、大众的、社会的。古典中国人曾言『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他们从明象开始，明其明德，参赞造化，新民亲民，止于至善；古典中国艺术中的绘画也是一种悬象，这种悬象在于与时消息，给予自己、同胞以生存的信念和自我的完善。

因为这样的手段和可能性，像宋唯源这样的大艺术家可以完全无视时代社会的浮华。他们知道，在自身未能得其意象之前，自己的身心有待修持。在身心得到成全之后，社会仍可能冷漠，但这种冷漠，可能来自于社会病态人格的广泛流行，来自于世道人心的蒙尘。他们不需要这种病态、蒙尘的认可，他们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人心的复苏，等待平易物理和健康人性的要求。因此，他们弃绝、沉默、日夜锻炼自己，以使自己具有悬象般明心见性的创造。

从宋唯源的每一幅作品中，我们都能看到一种干净、健康，看到古典中国艺术将一种辉煌逼人的才气浸润成全的爱惜，看到古典中国书画对一种现代狂狷灵魂恰到好处地增益。是的，宋唯源是狂狷的，他的书法仍执著地保持着古典中国文人、士大夫的品格，这跟他的绘画一起构成了一种张力。这种张力属于我们这个时代，更属于他对古典艺术的发扬。

我们今天越来越明白，人的自我实现要在去自我中心化。因此，人的自我、个性表达在某种角度上看是要去除的。借用诗人艾略特的话，真正的艺术家的个性并非是对传统的背叛，而是增富了传统，对传统秩序的微小的变动；真正的艺术家不是放纵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现个性，而是逃避个性，他的存在意义在于回答艺术手段之于世道人心的关系。宋唯源的艺术魅力即在于此，他的作品既是一种疗治，一种救济，又是一种自由地表达，一种随心所欲地创造。

因此，我们说，宋唯源先生是蹇难的，又是启蒙的，他付出了辛劳，却又是幸运的、有福的。在他以坚忍的心智去国远游，长期观看中外艺术、观看时代的浮沉时，他一定有着对自己、对外人的倾诉愿望。我们今天知道，这一类倾诉是所有倾诉中最值得倾听的。所有最为重大的人类倾诉，都是从遥远的地带曲折地传递到生存的中心。宋唯源说，那种总希望外人、他人认识自己，并为此用种种技巧来引人注目者，都是一种『俗』，给别人画的画是俗的，给自己画的画、给自己愉悦的、自己追求的，才是雅的。这样的话是见道之言，也是古典和现代文明都一再强调的。人是自己和万物的尺度，人是目的，人生要义在于适得其所。

宋唯源要倾诉的，远不止于此，对他来说，这些倾诉更是他的艺术作品。他服务于自身和我们大家的，是他超越时代，对古典中国艺术的探寻，他重温了古典中国人的劳动、认识、才思，并竭力向我们传递这种君子人格和高贵精神的圆满。他对现代生活的态度，他对艺术的虔诚，他对人心安置的示范，都是现代社会处于管制和异化生活中最宝贵的经验。他的努力刻苦，他的精神强大，他的用心虔诚，使他的艺术表达如此贴近我们。让我们初观可能随意，再看肃然，再看亲切可感，百看不厌。在宋先生的作品中，给人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他的作品少受时代思潮、艺术样式的影响或说污染，他的作品干净、纯粹、空灵、游思相伴，他的作品有着在路上的愉快，又有着宅家的安顿。这正是现代化追寻却不得的现代性。现代化求新求变，很少知道新和变并非现代性，那种从传统、古典延伸至现在和未来的道，本来是极为简单的，人心也是极为简单的。瞻之在前，忽焉在后。这种至简之道才是真正的现代性，是艺术家们梦想难得而今天的宋唯源可以随意挥洒的东西。

这是一个得中国艺术精神神韵的艺术家，一个在中国艺术的殿堂内登堂入室的艺术家，一个有着信徒般虔诚又力行的艺术家。尽管有人不一定同意他的艺术手法，有人不一定同意他对古典中国的热爱，但他的艺术中的古典精神、尊严意识和天人之美是不言而喻的。他的作品，无论诗词、书法，还是绘画，都是向一个传统的文明致敬，又是向现代生活发出的召唤，还是一个现代中国人安身立命的示范。宅兹中国，这是我们自家的精神气象！这是值得祝贺的！

二〇一二年七月十七日写于北京

余世存：学者、自由撰稿人

幽思古意 诗味覃覃

读《宋唯源诗词文本》感言

周笃文

筱明（宋唯源原名宋筱明）是出色的画家，同时又是一位有才华、学养的诗人。二十年前，在王府井老美院的教室里，我们曾围坐谈心，共研诗艺。后来还在寒舍和老十的槐下人家里联句、作对、打诗钟。跟美院的才子们一起切磋艺事，放浪形骸，真有一散圣安神，自能奇逸之况味。作画与作诗都是对美的发现与创造，对崇高的追求与心灵的燃烧。诗与画从根本上是同源而互补的。

筱明在其《杂记·四》云：『三百篇行役之外，赠答半焉。是应酬之作而自能工，绘事亦然。大家者逢场酬应，率意点染，虽寸笺尺纸足可传世。非功力醇厚而不可为耳，诗画同理者也。』画坛宗匠，每多能诗，即此之故。筱明久游海外归，近以诗集相示。余读而善之，以为神姿高炯，气力宽余，能自成风格。其主要特点，我以为有如下数端：

首先是格高。筱明勤学而深思，是一个沉潜典籍而又爱解读自然山水的人。故发为诗词，每有高致。如《雪夜》：雪夜无光夜自明，空山触处远含清。前程未必燕山路，一点惺惺即有情。

另有《有感》：堪称桃李太多情，一夜新风绽满城。邻女年年花下老，人如明月自亏盈。前首突出了雪夜里的光明与清拔之气。后首则肯定了不作超时桃李的美人之贞介本质。其《咏梅》云：隔岸罗浮雪，忽为天下春。万千花竟放，愈冷愈精神。又如《咏竹》云：青龙飞起万千条，摇曳长鞭欲裂霄。连夜狂风争战苦，损伤麟角气难凋。写出了与逆境抗争中磨砺出来的异彩奇情，是多么令人鼓舞。

其次是笔健。如《观砚山铭》：健笔开钟王，才高压晋唐。风流王逸少，狂放米元章。变换千重雾，森严万里霜。砚山才展卷，惊倒董香光。《砚山》是灵璧石材的山形砚台，原为南唐后主之物。米芾得之喜极。写了《研山铭》文，凡三十九字，是米芾大字的神品。二〇〇二年以三千万天价从海外拍得。此诗一气呵成，沉顿雄快，不愧力作。『变换』、『森严』二句极写字态之奇矫与行气之威猛。用『霜』、『雾』加以具象化，便有直指奔心的艺术效果。尤善用动词，如：『开』字、『惊』字皆为使动用法，突出了其表面张力。董香光（即董其昌）见之惊倒，可见此帖之魁杰了。

另其《自藏傅青主画轴》：『砚池风共雨，笔底走蛟龙』以及《紫砂壶铭》：『红泥小壶，气象绝殊。吞江煮海，陆羽醍醐』皆能以小见大，力逾千钧。

识卓，是其诗另一个特点。诗重性灵，此其常态，能融入理趣，尤能见道腴之深致。其《画梅》云：篆隶须详解，涂梅自有神。我梅皆忘却，尽放太湖春。意谓只有抛却执念，物我两忘，才能从容自在地光照物象，获得『解衣磅礴』不拘形迹的创作自由。其《师造化》云：丹青未必对青山，一任描摹亦等闲。灯下才开三尺笺，淋漓一片水云间。

作者认为刻板地描摹并非上策，只有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写出自己心中的丘壑，才是画人的胜境。他在《泰山松记》中说：『故得大道者，全赖天地造化而终成其事，岂在人力之修为者也。』陈义甚高，值得深加体味。另《提罗汉》云：『鸟落山中树，僧敲月下门。却言无一物，何必辩心身。用『却言』、『何必』加以反诘，是对慧能『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的古老而经典的命题，提出质疑。本无一物，又何必再去饶舌呢？否定的意味更加彻底了。』

诗境幽旨，是其诗的又一特色。这当同其性格与画人的视角有关。如《水月庵》：『山花寻迹松云穀，幽象遥通路不通。独坐可堪银汉渺，世间荣落寂寥中。幽寂而荒落，成了他常见的色调。如《姑苏西山》：『飞雪梅花瘦，东风第一娇。羁旅晨霜重，看余度石桥。』又如：《偶题山水》：『苍江云气依山色，佳处原来少酒家。天外笛声催落日，孤飞鸣雁落平沙。』又如：《咏溥心畲并步本介韵》：『骥嘶鸣万里风，王孙蹈海转孤蓬。残山几许堪成画，旧日堂前燕子空。』再如《滇马》：『石壁迎人面，当临百尺沟。脱身番马背，迈岭坐于舟。』

幽奇冷隽，随处可见，文风近于柳河东。宗元高才逐客，宜多枵触之感。筱明亦灵心妙才，早获盛誉。然去国十年，亦间有蹉跌。高怀宏抱，未能大展。流于诗中，亦不无悵悵，乃至叹老嗟卑之感。然人生或顺或逆，在所难免。要在处之以道。《维摩诘所说经》云：『高原陆地，不生莲花，卑湿污泥，乃生此花。』此言极有深意，识得此秘，转烦恼为菩提矣。

筱明高才博艺，偶拈诗笔，即已成就如此。假以时日，稍加淬砺，则奔逸绝尘，别开生面，不难到也。谨试老目，企而望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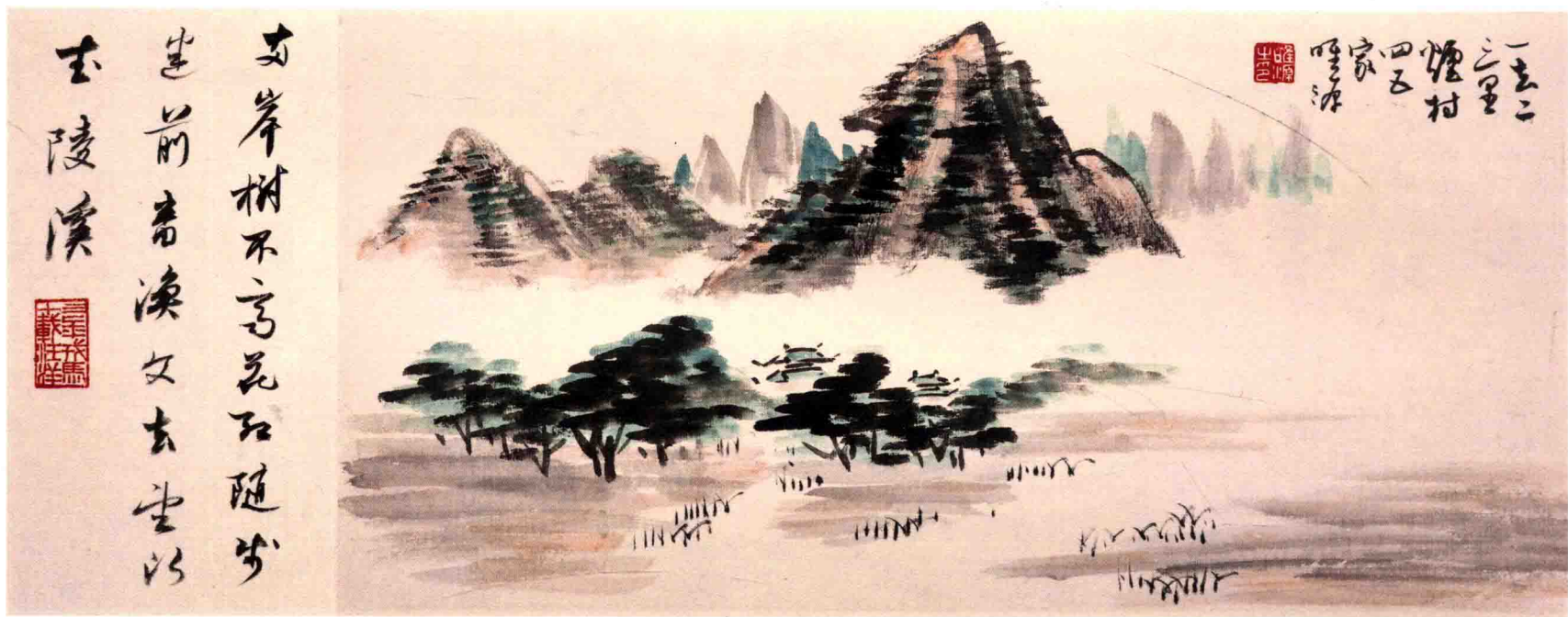
戊子冬至于影珠书屋

周笃文：当代诗词名家、中华诗词学会顾问

山

水





米家云山
24cm × 49cm

题跋：

一去二三里，
烟村四五家。
两岸树难齐，
花红随步迷。
前番渔父去，
望断武陵溪。



风飘以随
24cm × 49cm

题跋：

舟遥遥以轻飏，
风飘飘而吹衣。

沉沉江上望，
波泛细风微。
日日舟中醉，
春云载取归。



江声晚潮
24cm × 49cm

题跋：
水汽通遥浦，
江声上晚潮。
幽人读书处，
秋竹雨潇潇。
算来蛛网苦，
难捕絮飘摇。
殷切留春住，
巷中花尽凋。

芒鞋竹杖扶缥缈没云
途松拈苍岩壁青猿
时作呼



香林探
曲瀑云
壑迷行
云
时作呼



幽壑迷云
24cm × 49cm

题跋：

乔松探曲瀑，
幽壑迷行云。

芒鞋竹杖扶，
缥缈没云途。

松挂苍岩壁，
青猿时作呼。